

維揚殉節紀略
端巖公年譜
魏敏果公年譜



維揚殉節紀略

史德威誌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維揚殉節紀略（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
齋重鈔皆收有此書
版本同借月本在先
故據以排印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容親王事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容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書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諛諂不經之言。雖心折於容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而失之不經矣。

容親王致明史閣部書

予向在瀋京。卽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畊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幾。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焉。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仁人君子。當如何感恩圖報。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卽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長江爲天塹足憑。投鞭不可斷流。耶。況闖賊但爲明朝祟虐。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子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稱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

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於南州羣彥。翻然來歸。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維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從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貯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跼爲勞。書不盡意。

明史閣部答容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慙慙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儉安江佐。竟忘君父之仇。故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懽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謹允監國。迨臣

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忻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卽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燦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臨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苟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四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位。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徵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剴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甲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

越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讞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普天之恨。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維揚殉節紀略

原任閣部標下總統內五營副總兵官都督同知承嗣男史得威誌

宏光乙酉四月切一日。閣部史可法在揚。接得塘報。北信緊急。遂督師至泗。料理防守。而沿河一帶防汛總兵官。已報俱降。初六日。接密旨。調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師過江。以禦左兵。閣部即移檄藩鎮。於初九日。飛抵浦口。隨奉旨着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閣部即馳。泗。而泗州沿河一帶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閣部同史得威數騎回揚。泣諭士民。晝夜登陴。爲死守計。至十五日。北兵環薄城下。豫王差降將李遇春等。擁令旨至城下。說閣部歸降。閣部委副將史得威對話。數以本朝厚恩。并堅守不屈之意。豫王又令鄉約捧令旨至濠邊。閣部曰。我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投令旨并鄉約于河中。遇春飛逃。回報豫王。又持書來。復書責以背約。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豫王書。五次皆不啓封。置之火中。答語益厲。北兵攻打甚急。監軍道高岐鳳。總兵李棲等。又踰城投降。閣部知勢不可爲。以副將史得威素有忠義。可寄大事。十八日。遂傳入內。相持慟哭曰。拚一死以報國家。爾我同有此心。甚可嘉賴。乃下拜得威爲後嗣。得威伏地泣辭曰。得威自有宗譜。況無父母命。安敢爲他人後。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何敢偷生。閣部亦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余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同侍者劉肇基等。亦交口泣勸。閣部泣拜得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無負我。得威不敢再辭。哭拜受命。

閣部遂拜書遺表一道以上于朝。又手勒遺書五封。一遺豫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兄弟。一遺得威。囑以譜入宗祠。寄托後事。又囑曰。我既死。當收葬太祖高皇帝之側。萬一不能。卽葬于梅花嶺可也。因慮城破軍亂。致有失誤。又寫六封付家人。史書收藏。及二十日。豫王又持書來說。閣部防守愈堅。二十五日。攻打愈急。閣部拜禱天地。以砲擊之。傷北兵數千。豫王身督勁兵。很攻城西北角。忽崩。時矢石如雨。尸積如山。北兵藉以登城。蜂屯蟻集。閣部知勢已去。乃與得威訣。持刀自刎。參將許謹。雙手抱住。血濺衣袂。未絕。復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加。相持昏絕間。謹同數十人擁閣部下城。至小東門。謹等被亂箭射死。閣部問前驅爲誰。得威以豫王答之。閣部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驚愕。衆前執赴新城南門樓上。豫王相待如賓。口呼先生曰。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閣部怒曰。我爲天朝重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時得威身有遺書。恐致失落。奔鹽商段姓家寄藏遺書。回視閣部。詞色俱厲。豫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閣部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旣屬於爾。當示以寬大。萬不可殺。遂慨然授命于揚之南城樓上。屍爲衆兵分裂。威時欲前同死。又念身承遺命。一死反爲負托。急下城。取前遺豫王書。欲投領遺骸收葬。早被拘執到營。逼降不屈。毒苦萬狀。批發許定國營審放。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一日。方奔出營。進城找尋閣部遺骸。但見屍積如山。時天炎熱。衆屍蒸變難識。不敢妄認。以欺泉下之靈。急回金陵報訃。哀毀成病。垂危閱月。少痊。閏六月初十日。復向揚。至段宅找尋原藏遺書。而段

氏闔門殺掠殆盡。威傍徨莫措。唯仰天長嘆。禱閣部在天之靈。忽于破屋廢紙內檢出。卽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回憶四月十八日。面託時光景。慘然在目。得威不知其崩摧之何從也。更念忠魂無坏土之棲。存歿何慰。且使薄海內外。悠悠無定論。得威誠萬有餘罪矣。爰于丙午清明後一日。舉衣冠笏袍葬于梅花嶺旁。封坎建碑。聊遵遺命。得威于閣部受恩深重。而撫今追昔。覩然偷生。誠閣部之罪人哉。茲以危城授命始末。略述于左。不文不備。天下後世。將曉然共見閣部之大節。朗朗如日月之經天。則庶乎其不朽矣。殉難文武官員姓氏。附列于後。

翰林院庶吉士吳爾曠。

兵科施鳳儀。

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剛。

督餉僉事黃鉉。鉉

管糧通判吳道隆。

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原任江都知縣周志畏。

新任知縣羅伏龍。

提督總鎮劉肇基。

副將李豫

總兵官莊子固

乙邦才

禮賢館候選知縣何臨

胡如瑾

盧經才

正旗鼓副總兵馬應魁

副旗鼓參將陶國祚

賞功參將汪思誠

內左營參將許謹

內右營參將馮國川

內前營參將陳光玉

隨侍家人史書

隨征書記陸曉

顧啓允

龔之厚

唐經世

內營隨征都司千把總等官

姚懷龍

曹燈元

吳魁

孟容

解學會

張小山

范蒼

范泗

王東樓

徐應成

范海

馮士

富近仁

張應舉

段元

郭倉

其餘文武諸臣殉節者甚衆未能盡識

遺豫王書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于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上太夫人書

不肖男可法。遺棄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死無所恨。得副將得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夫人書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言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伯叔兄弟書

可法遺書與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旦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得威爲我了後事。收入我宗。爲諸姪一輩也。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城樓。

遺史得威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未偶。有志未伸。

一死以報朝廷。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右維揚殉節紀略一卷。明史閣部標下都督同知史得威所誌也。敘述危城授命始末。并錄絕筆遺書。生氣凜凜。展卷欲涕。當福王南渡時。四鎮離心。羣小竊柄。其能身係社稷之重。鞠躬盡瘁。百折不回。以完有明一代之氣節者。惟閣部一人而已。伏讀高宗純皇帝御製書事一則。彰大義而獎孤忠。仰見聖人大公之心。如揭日月。因敬謹刊刻。冠諸卷端。而以睿親王與閣部往復書函兩通。彙刻于維揚紀略之前。俾知亡國孤臣其忠義之迹。得以表見不朽者。實惟遭際之盛云。嘉慶己巳冬月。昭文張海鵬識。